

陈西滢
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文章与饭碗

新世纪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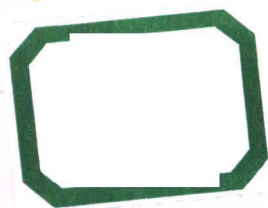


现代名家经典

陈西滢
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文章与饭碗



现代名家经典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经典——文章与饭碗/陈西滢著

湖南:新世纪出版社,1998,10

ISBN7-5405-1644-5/I·184

I.文… II.陈… III.散文-中国-现代 IV.13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0918 号

现代名家经典(第三辑)

作者:陈西滢 编著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地址:湖南长沙曙光路 98 号

邮政编码:410005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275

字数:1,468,000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05-1644-5/I·184

定价:(全八册)238.40 元 本册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拿文章做目的的西滢先生

(代前言)

陈西滢先生说,中国人实在太看重文章了,又太不看重文章了。“因为文章是万能的,大家都拿文章做工具,没有人拿文章做目的。”何止是文章呢,中国人说话也是如此。人们为了说话而开会,为了开会而说话,说的话自己心里都不信,开会时就知道做的决定不能实行。因此在中国说话做文章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谁也不认为它们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是说者无心,听者也无心;著者不信,读者也不信。

当然有许多例外,否则我们便不会再读前人的论著了。比如陈先生的《西滢闲话》论述的是七八十年前的旧事,今天还有热心的读者,说明陈先生自己拿文章做目的,说的都

是自己相信的话。

由于自己相信，别人指出有不妥之处，陈先生会非常认真地与之辩理，因而笔墨官司不断。从来没有打过笔仗的文人和从来没和别人争吵的人一样，有两种可能：一是“老好人”，对别人一贯采取宽容谅解的态度，虽有不同意见也不想争执出个结果。（大约认为一致的结果不重要或者根本不相信人们能达到统一的见解。）二是没有自己的观点，永远认为别人说的有道理，对这个矛盾的世界能在别人看不到的层面上看到统一。陈先生似乎两者都不是，他有自己的观点，而且一定要表露。不幸的是，与他性格一样，而观点不同的辩论者中有受国人景仰的鲁迅先生。“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在我们这个文章只做工具，不做目的的国度里，有些人便认为是坏人用文章攻击好人。于是中学教科书为陈先生扣了一顶“坏人”的帽子，让人们觉得他的文章不值一读。这真是令人惋惜！不是替陈先生，而是替那些因此没有读陈先生文章的人。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当然对世界的复杂尚未有体会的读者不一定有这样的感觉。世界上有两种人爱人生。一是前文提到的这种，他们赞美人生是因为没有看到人生的险恶和不易。二是正因为人生有恶的一面，而更赞美人性的高尚。陈先生的文章是给后者看的。他们的爱不会因为严厉的文字而消溶，反会在畅快淋漓地痛骂丑陋之后更珍爱真理。

陈先生的文字连他的太太、女作家凌叔华都觉得过于犀利。所以两个人无论搬到何处，书房都是分开的。凌女士在作品发表前决不给陈先生看，惟恐听了批评没有再写下去的勇气。但对诸多刀枪不入的人，这样的文字也许是

让他们有所震动的唯一办法。而有尖锐的眼光、犀利的文笔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者又不多见。所以西滢先生这样的“闲话”实在是一个社会不可缺的调节剂。

有一点必须强调，批评不是破口大骂、指桑骂槐、撒泼耍赖。批评之所以能成为读物，在受批评的对象之外还有读者，关键是行文的技巧。有人称陈先生是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一，深得英国散文真传。也许便指他独特的行文。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情，经先生七扭八拐地说了一通，怎么就显得这样荒诞和不公平了呢？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来见成效的现象，经先生点拨几句便挖出了它深藏不露的根，而且用了幽默的语调提醒我们大家举一反三，反省自己。在先生的文章里，些许生活琐事经他娓娓道来便有了平日整不到的趣味。重大的事件在先生的描述中会渐渐拨开云雾，恢复本来的面目，让人茅塞顿开。

当然文人只是文人，文笔再卓越也只是书生意气。西滢先生将种种生活的矛盾“闲话”出来，并未能指出解脱的办法。但是文人的可贵价值不就在这一点上吗：他们从不掩饰这个世界的丑陋，也让我们因此更珍视拿文章做目的者的才气和勇气。

（郑实 撰）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今天孙中山先生移灵到西山去，丧仪似乎比上一次有纪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虽然整齐些，他们的态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严重了。

我们站在路旁，只见一队一队的青年过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国主义，嘻嘻！
打倒封建军阀，嘻嘻！
中山主义万岁，嘻嘻！”

这“嘻嘻”两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读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见”字，不是“听”字，大约不会说我是诬蔑他们罢？因为那些高声呼号的青年们，实在十个中八个是在笑

着。他们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很好玩的，所以高兴的笑，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搭讪的笑，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送殡，送一个他们最崇拜，最景仰的伟人的殡。

我们觉得无声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无声的行列是最严重的行列。在孙先生大殡的时候高声的呼号已经是错了，何况那些呼号的青年们，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

尤其使我觉得难受的是看见许多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也在把这四五句口头禅高声的叫着，他们的笑是应当的，因为他们本不懂得他们叫的是什麼。可是为什么教他们这样的叫呢？

也许我受了英国思想自由的毒，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智做根基，才算得是彻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我又觉得迷信的势力虽然大，虽然历史上的事实大半是迷信驱策出来的，究竟总得有彻底的信仰，世界才会有进步。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宗教，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宗教信仰灌输小孩的头里去，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政治学说，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政治学识去教智识未开的幼童。我以为一个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个盲从的信仰者有价值的多。

萧伯纳说：“世界上只有一条金科玉律。这条律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经了年月，换了地点，也免不了修改，何况本来就没有什麼金科玉律呢？

他们的呼号，使我想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权主义，同时也联想到英国有两位大文豪也不约而同的希望我们恢复考试制度，一位还希望恢复弹劾制度。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3

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间我同章行严先生见过几位英国政治思想家，里面有一位是小说家威尔思 H.G.wells，一位是戏剧家萧伯纳 G.B.Shaw。

坐在他乡间园中谈到中国的时候，威尔思这样的说：

“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圣药。现在各国都在模仿英国，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向来非民主的，例如没有代议制度，在别种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底下，谁都能爬到国中最高位置。你们为什么不恢复那制度呢？自然恢复的时候，应当适合现状，譬如不考四书五经，考新的学问……”

他又说：他自己正想写一本书，叫(人的选择)。什么人最配干什么事，什么事需要什么人，一定有一种选择方法。选工业专家有工业专家的选法，选学校教师有学校教师的选法。他说这本书在小说之外，当最先出版。可是四年来他又写了好几本书，这一本还没有出现。

称赞弹劾制度的也是威尔思，可是我的日记上没有记下来，现在想不起他怎样说的了。

萧伯纳说的更有味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为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这一句话，从林肯首倡以来，成了口头禅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们连戏都不会得写。假使有人说戏剧应当是‘为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编著的人民的戏剧’，我就要说他们是瞎说。人民

是不会写戏的。他们要戏，他们就得请教我。政府也是一样的。英美历代相传的见解是谁都能治国。中国历代相传的见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一向须经过一个智识的试验。试验的方法也许很糟，意思却并不错。困难的地方就在怎样想出一个着实可靠的试验方法来。

威尔思与萧伯纳，虽然以小说家戏剧家出名，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贡献。他们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于民主政治，非常的怀疑，可是想不出什么具体的替代方法来。威尔思说过：“只要有十分钟的工夫，我们便可以把民主主义打得体无完肤，可是其余的主义，不消五分钟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这句话很可以表示一般近今政治思想家的态度。考试制度和弹劾制度也许是一种补救的方法，至少他们以为在中国是值得试验一下的。不过在他们是“姑妄言之”，在我们也是“姑妄听之”，偶然想到，翻开日记本，译述于此。我并不说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权和弹劾权，经过他们不约而同的赞成，增进了多少价值。只是，我希望崇拜孙先生而“仍须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义成一种更完美而能应实用的学说，不要仅仅在宣传方面努力。要不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虽在口头，在纸上“永远不死”，在实行方面能够说得定“永远不死”吗？“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孙先生的这句话，是应当时刻记在心上的。

民众的戏剧^{lu}

凡是关心艺术，眼光明了的人，谁都相信中国的旧戏是应当改良的，新戏是应当提倡的。我们也赞同这样的意思。可是一般提倡新剧的人，我们以为大都走进了“此巷不通”的死胡同。他们只知道新剧是要提倡的，他们却不问怎样的新剧是可以提倡的。他们不问一出戏是不是完全西欧的特产，里面的风俗思想能不能得到中国观众的了解；他们更不问一出戏是不是改头换面的旧戏，只有旧戏的短处；没有旧戏的长处；他们只要看见“新戏”的招牌，便觉得义不容辞的应当往观了。他们也未尝不觉得坐在家里舒服得多了，同朋友闲谈有味得多了，但是为了提倡新戏，不得不做多少的“牺牲”。所以他们坐在剧场里，恭恭敬敬，肃然穆然，挣扎着不让那与时俱增的呵欠，占据胜势；他们面上的神色，

无异乎临刑，他们的前后左右也大都如此。

自然旧戏场中他们是不肯涉足的。可是假使他们高兴进去站一小时，(自然是说名角登场的时候，其余的时候，剧场不过中国的一种交际场，又当别论，)他们一定会很奇怪的看见一般的观众，目瞪口呆，摇头摆尾，手舞足蹈的置身剧中，忘记了一切忧闷劳苦。忘记了他们自己。

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你们要民众舍弃了消忧忘愁的旧剧，来随了你们去“牺牲”，上法场，能不能有成功的希望？你们走的是不是死路？你们怎样会得到民众的赞助？

也许一般热心新剧的先生们，太太们，小姐们看到这里，又要勃然变色，痛骂我们为顽固，为“好古”，为提倡旧剧，为排斥新剧。可是我们不能承认受罪。牺牲，是惟一提倡新剧的路径。我们相信新剧是应当提倡的，但是又相信必须能给人愉快的新剧方值得提倡。我们不信旧戏是可以永久的，但是我们又相信它有不可掩蔽的动人的魔力，很值得戏剧家的研究。总之，我们相信活的戏剧，好像活的树，不能随随便便的改植在水土极不相似的地点，我们相信我们要栽树，先须研究那地方的土质，气候，湿度，我们要创造戏剧，先须研究人民的思想，习惯，嗜好。

为什么旧剧的魔力那样的大？因为旧戏不仅是纯粹的戏剧，它是有丝竹歌唱的，它是有合节奏的举动，合条理的舞蹈的，它是有鲜明夺目的衣饰的。所以中国的旧戏在戏剧的艺术以外，包含声的艺术，色的艺术，动的艺术，虽然没有一件不简单，没有一件不粗陋。现在的新戏，只有“文明戏”还能够比较引动观众，而这种“文明戏”，不过是没有音乐，没有颜色，没有合节奏的动作用的旧戏，它在戏剧艺术方

面的幼稚可笑，不亚于旧剧。却又不像旧戏，没有别种艺术来补救，怎样能不相形见绌呢？

所以戏剧的将来至少有两条路。一种是纯粹的对话剧，自然这须是有趣味，有艺术，有意思的对话剧，不是冒牌的改头换面的旧戏。可是我们恐怕二三十年内，这种戏剧只会博得少数智识阶级的赏鉴，所以很难成良好的职业的组织。至于民众的戏剧，应当另走一条路——一种收旧戏之长而弃旧戏之短的创造。如果新中国的艺术家，音乐家，戏曲家及诗人肯细心的去研究中国已有的剧曲，再合力制作自己的新品，把单调的音乐改为繁复有变化的，把简单的颜色化为优美相辉映的，把散漫的结构改成严密有精彩的，把粗俗的字句修成文秀有风韵的，把男女分演改为合演的，那么旧戏自然而然的淘汰消灭了。

这种有做，有说，有歌，有舞，有声，有色的戏剧，就在欧美也非常的流行。所谓 Opera comic, light opera, operetta, musical comedy, revue 都无非是这一类的东西，它们号召观众的能力，比对话剧大得多。可是因为乐队，舞队，衣饰种种的费用和技术上的需要，也比对话剧大几倍，所以在东方的西洋人不敢草率的排演。我们也就没有瞻仰的机会。上星期三四北京的美术院和美国大学女友会居然在协和讲堂排演 Gilbert and Sullivan 的 Iolanthe，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感谢他们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机会。我们极失望的便是观众里的中国人寥寥无几。人家把美妙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还闭了眼不瞧一瞧，未免太对人不起了。也许中国人的不去，不是不愿去，还是为了不知道这回事。那么我们希望将来再有重演的时候。

去年美术院曾经排演过三四次对话剧，几乎没一次不

给人很大的失望,今年的这出滑稽音乐剧比对话戏又麻烦的多了,所以我们去看时并不抱多大的希望:然而结果却给我们很大的满意。这两天的西报上有一班荒唐的西人恭维这出戏的表演,无微不至,简直说它胜过了所有的欧洲职业艺员的表演,我们虽然觉得这种话幼稚可笑,可是很承认在数人的剧团,这样的成绩是不易得到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戏的导演者 Miss Amah James 不胜的钦佩。

我们唯一不满意的地方,便是似乎剧中的一部分演员没有了解作者的精神。Gilbert 的作品在戏剧里面正好像图画里面的滑稽画,他的精神在离开乎正通达的直线去走那离奇古怪的曲线,所以表演的时候,最忌写实的表情,不厌过火的举动。演大法官的 Porter 教授便深得作者的本意,演 Phyllis 的 Crant 女士和 Earl Of ToUouer 的 Mott Walker 君也很相近了,其余的演员,虽然有别种的擅长,在这一点很有些欠缺。

此外的小疵微瑕,我们不用,也不愿一一的指摘。但是有一处似乎有讨论的价值。Iolanthe 受了仙后的命令,不准再和她的凡人丈夫相见,大法官也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他们第一次遇到时,Iolanthe 以纱幕面,我想,第二次 Iolanthe~她的儿子求情时,纱还是幕在面上的,直到大法官立意娶其子的情人,才把纱去掉,露出本来面目,所以说“Behoed! hmaynotbe—I axil thywife”,所以大法官一见她立刻认识了。那天的表演,第一次遇面没有幕纱,想来是演员仓猝忘记了她的纱。第二次她明明带着纱,却没有幕面,想故意如此,我想是错了。

小戏院的试验

记得民国前几年已经在上海看见过新剧。也许那时候的审判力不同罢，还不知是否隔了多少年的回忆总免不了带着感情的成分，总之我觉得那时的新剧也并不比现在的文明戏差多少。至于民国元二年的春柳社的试验似乎比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高明得多了。现在的新剧，从种种方面看来，还没有脱离——恐怕还没有到，襁褓的时期。这也不足为奇怪，因为戏剧，与他种艺术比较起来，需要的条件实在繁复而困难得多。

画师画完了他的画，不论是杰作，是涂鸦，便可以与世人相见了。如果他的画是脱尽旧派窠臼的杰作，所以一般的人都笑他，骂他，攻击他，唾弃他，至多不过使他不能依赖了他的艺术生活罢了。他的作品仍旧静候识者的赏鉴。如

有好奇者，也随时可以去赏鉴。小说家写了一部小说，便多了付印，的手续。可是印成之后，世人或因为不了解而不去理他睬他，至多也不过使他不能依赖他的艺术生活罢了。散处二十余省的万千人中，只要有寥寥数千人买它，读他的书，他已经不算失败。就使一个人都没有，他的作品也仍旧静候识者的赏鉴。如有好奇者，也随时可以买了来赏鉴。

戏剧可大不相同了。剧曲家编成的剧本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路程的第一段。仅仅读了剧本来批评一剧的优劣，未免好像仅仅到厨房里去看看菜蔬和作料便议论筵席的可口与否，同样的靠不住。（当然剧本也可以批评，尤之菜蔬作料也可以议论，不过不能当作戏剧和筵席看罢了。）剧本完成之后，第一要有适宜可用的舞台，第二须有能了解作者的意思而想出方法使这意思实现于舞台上的排演者，第三须有训练有素，善能表情的演员，第四，差不多最重要的，须有够程度，有智识的观众。戏剧的成功，必须有剧本，舞台，排演者，演员，及观众的合作，五件缺一样都不成。如果所缺的是第五项，用不着说，自然是完全失败了。失败之后，如有好奇者再要赏鉴一下，也就不可能了。

我们只要想一想，我们看见的新剧达到了哪一个条件，便自然明白我们配不配看到优美的新剧了。只有民国元二年的春柳社对于排演和表演曾经下过研究的功夫，可是既没有良好的剧本，尤其没有给以相当的鼓励和同情的观众，所以不久便烟火消灭，社员死的死，改业的改业，不改业的如欧阳予倩君不得不依赖旧戏糊口。平常所见的文明戏，不过是一个变相的，退步的旧戏。此外只有各学校游艺会所演的戏，虽然维持新戏的名目，可是这种戏不是为了募捐，便专为自己的娱乐，并不打算作一种庄严的艺术的试

验，观者也不能用正式艺术的标准去批评他们。只有剧本方面，近年来稍稍有些贡献，如西林，洪深，欧阳予倩，蒲伯英诸君的作品，可是简直没有比较满意的实现于舞台的方法。

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信纯粹的新剧，在二三十年内能够得到一般观众的同情。可是不能因此便不谈新剧，因为我们同时相信有极小部分的人对于新剧是极怀好感而很愿意帮助它的进行的。新剧是可以谈的，不过提倡者应当认定他的目标，竭力的设法去满足这少数人的希望和企求，切不可同时去求平常观众的好感，以至彷徨中途，什么都不成功。我们相信目下最好的一条路，便是采用小戏院的制度。

小戏院的历史虽然不过四十年，在欧美的成绩已经很可观。这是一种少数智识阶级的结合，在戏剧营业化的时期维持了它的尊严。因为戏院小，所以用不着大注的基金和常年费；因为戏院小，所以只须得有限的观众，观众既然有了看到他们爱看的剧本的机会，革新的，别开生面的剧曲家，排演家也有了让他们的艺术实现于舞台上的愉快。所以对于戏剧有热情的人，不论他是剧曲家也罢，排演者也罢，表演者也罢，还是仅仅的观剧者也罢，小戏院是他们的最方便，最合用的试验室。俄国最著名的莫斯科艺术院，原先是一个小戏院。德国最著名的排演者 Reinhardt 的种种艺术的试验，也举行于小戏院。所以我们现在如有一班剧曲家，排演家等等联合起来，组织一种小戏院的运动，实在可以代中国的戏剧开辟一条新路，非但爱好艺术者有了鉴赏欧美名作和国内作家的作品的机会，并且可以襄助种种的艺术的试验。